

8月号

讀者文摘

讀者
文摘
庚午
八月
日



創辦人

DeWitt Wallace 與 Lila Wallace

出版者：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荷基莫阿岩村道三號
承 印：凸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鰂魚涌華富路凸版大廈
Vol. 53, No. 6, August 1991
The Reader's Digest is published by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
3, Ah Kung Ngam Village Road
Shaukiwan, Hong Kong
Printed by the Toppan Printing Co. (H.K.) Ltd.
Toppan Building, Westland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訂閱本刊全年價目及匯寄訂費地址：

中國、香港、澳門：HK\$312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信箱六〇一三〇號
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日本：¥8640

c/o: Western Publications Distribution
14-9 Okubo 3-chome, Shinjuku-ku
Tokyo 160, Japan

新加坡：S\$78 馬來西亞：RM 10
汶萊：BS78
Reader's Digest Asia Ltd.
Thomson Road, P.O. Box 70
Singapore 9157, Republic of Singapore

台灣：NT\$1296
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郵政87-7號
郵政劃撥〇五六二五六二一六三

泰國（空郵）：US\$80
S.E. Commercial Enterprises Ltd
P.O. Box 12-132
Yannawa Post Office
Bangkok 12, Thailand

其他地區（空郵）：US\$50 HK\$390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信箱六〇一三〇號
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訂閱本刊時，請同時惠寄訂費。

更改地址：請開列新舊地址及訂戶編號，通知：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信箱六〇一三〇號
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
Box 60130, Tsz Tsz Mui P.O., Hong Kong
(兩周後方可取新地址及送)

Reader's
Digest
者文摘

一九九一 八月號

總編輯：鄭健娜

主編：陳燕鈞 楊月蓀

編輯：高瑞武

副編輯：曾綠姪

助理資料編輯：張蕙霖 葉迪慧

美術部：周念慈 蘭芷薇

總經理：Robert W. Adam

總經理：Antony Rees

財務部：李曉恩

廣告部：Leo U. Murray 徐靜儀

客戶服務部：裴大為

發行力源部：李英聰

國際推廣部：陳秉州

製作部：邱志清

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業務部：王啟耀 廣告部：楊雪紅

讀者文摘有限公司（美國）

總編輯：Kenneth Y. Tomlinson

國際版執行編輯：Christopher Willcox

總裁：George V. Grune

本刊每月以下列文字印行：英文（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南非、紐西蘭、印度及亞洲版）；法文（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及瑞士版）；德文（德國及瑞士版）；西班牙文及葡文（拉丁美洲及東南亞版）；荷蘭文（荷蘭及比利時版）；中文；俄文；韓文；阿拉伯文；印地文；義大利文；丹麥文；芬蘭文；挪威文；瑞典文。

美國、德國、西班牙及瑞典版亦以百人點字版發行。美國版並由美國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個人書刊印務公司以錄音片發行。

封面：葡萄草蟲

謝雅柳畫

Reader's
Digest®
Trademark Reg.

讀者
文
摘
商
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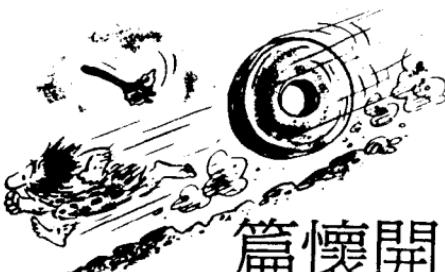
ISSN 1017-4265

版權所有
不准亂印

©一九九一年。本刊著作權屬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讀者文摘亞洲有限公司 (Reader's Digest Asia Limited, Reader's Digest (East Asia) Limited)、讀者文摘有限公司 (美國)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U.S.A.))。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任何文字，作全部或局部之複印、仿製或轉載。本刊著作權受國際著作權公約與各美著作權公約之保障。本刊在香港印行。^{ABC} 本刊為英國出版業公會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London)會員。

© (1991)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Far East Limited, Reader's Digest Asia Limited, Reader's Digest (East Asia) Limited and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any manner in whole or part in Chinese or other languages prohibited. Protection secured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ABC} Member of the 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London.

開懷篇



賽馬場上，某甲深信第一場的三號馬一定會跑贏，但他排隊下注時，

聽到前面的人投的是四號馬，於是他也改為下注四

號。結果，勝的卻是三號馬。

朋友問他：「這是怎麼回事？」我以為你投的是五號馬呢？」

朋友說：「我聽見這傢伙，

連甲解說：「下

場他認為五號馬會贏，卻因為碰見別

人說他投六號馬，

而改變了主意，結果贏的是五號馬。連續六場他都不定主意、跟隨別人而輸掉，他憤然對朋友說：「我受夠了。我去買個熟狗吃。」

但他回來時，手裏拿的卻是漢堡包。朋友問他：

「怎麼買的是漢堡包？」

「呃，我碰見一個傢伙，他：

有一次我們搭乘小客機旅行，服務員問我前面的旅客說：「請問要不要晚餐？」

「有什麼選擇？」他問。

「要或不要？」她答。

— C.Y.

八十五歲的寡婦和一位素昧平生的九十歲老翁約會。那天夜裏，她回到女兒家時，顯得餘怒未消。

「怎麼了，媽？」女兒問她。

「我足足摃了他三個耳光！」

「你是說他對你毛手毛腳？」

「不是，」她回答，「我以為他死掉了呢！」

— W.H.

騎車的人問兩個男孩：「你們兩個誰會騎腳踏車？」

「我們都不會。」

「那好，可否請你們幫我看着車子，我去喝杯啤

酒？」

— J.O.M.M.

— Tell Me More

遊客來到蘇聯一個村莊，在長凳上一位老人身邊坐下。兩人聊了一會之後，遊客問道：「你們村裏多少人有電冰箱？」

「大多數人都有，」老人回答。

「電視機呢？」

「大概一半人有。」

「電視錄放影機呢？」

「只幾個人有。你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是不？」「

「你怎麼知道？」英國人吃驚地問，「我的俄語講得那麼標準，我的一身衣服也是在莫斯科買的。」

「我們這裏沒有電，」老人笑了笑說。

被控 挑用公款的疑犯對律師說：「看來證據對我很不利，不過我的保險箱裏有五十萬元現款，你有把握打贏這場官司嗎？」

「我向你擔保，」律師答道，「有那麼多錢，你絕不會進監獄的。」

他說得一點不錯，那人進監獄時身無分文。

— *The Complete Speaker's Galaxy of Funny Stories, Jokes and Anecdotes*

湯姆在路上給一名衣著暴露的漂亮女人攔住。「給我一百塊錢，任何你用不超過三個字說出的要求我都照做，」她悄聲說。

「好，」湯姆說着把錢交給了她，「漆房子。」

— B.U.

週末 早上，外子還在擁被高臥，好友老李卻已來訪。我連忙對三歲的女兒說：「快，去叫爸爸。」女兒望着我，遲疑了一會，走到老李面前，怯生生地喊了一聲：「爸爸。」

— 聯合報

鬼魂 去地獄報到。判官翻了翻生死簿說：「根據記錄，你有資格到天堂去，為何要來地獄？」

「我知道，」鬼魂答道，「但我來自伊拉克，那裏連年戰爭，我已習慣了，所以寧願來地獄。」

— 新報

本欄歡迎讀者投稿，詳情請閱第一五二頁。

有會都中空夜，天夏年每
過錯要不萬千年今，演表星流的彩精

星流捉捕

上

一次見到這些旅人，已經是多年
前的事了。我沒有想到現在又會

遇上。黃昏時，我在賓夕法尼亞州山中
的松樹溪，坐在木筏上，浮經一段寧靜

的水面，兩岸險峯聳立。放眼東方，天
色漸暗，四周響起深沉的蛙鳴。

突然，水中閃出一道亮光，抬頭一
望，只見一顆流星向南彎飛，燃燒出一
條乾淨白線降下半天，然後猝然消失，
就像一個高飛的棒球，落向內野，消失
於接球者的手套中似的。我眼睛還未看
清楚，另一顆更亮的流星馳向西方，無
聲地爆開。

我掏出打火機，點火照亮我的日曆
手表。怪不得！是八月十四日——英仙流
星羣的日子。這是個巨大的流星羣，每
年都會在這個時候出現。英仙流星比許
多別的流星更快更亮，最大的會在空中
留下長的白熱光尾，慢慢熔逝，就像火
箭拖曳的火帶一樣。英仙流星羣每年從
七月二十七日到八月十七日左右可以看



6

星流捉捕

到。流星最多的幾個晚上，每幾分鐘就有一顆出現。

其後的三小時，我躺在木筏上看流星雨，直到皓月東升，眾星退隱。自從十七年前的那個晚上開始，我每年八月都一定觀看英仙流星羣，看的地點或在德克薩斯州的平原，或在麻州伯克什爾音樂節舉行的草

坪，或在阿巴拉契亞山露營的營地。這些沉靜筆直的亮光，剛由億萬公里之外來到，免費給成人和兒童帶來刺激的奇觀。在北半球任何地方，只要天空黑暗無雲，就可以看到。

有一年，我和內子馬麗攀上俯覽賓州沃特維爾鎮的一座高峯。我們上去後，已筋疲力盡，於是把背囊放下，躺在峯頂凸出於山谷之上的一塊大平石上。那個晚上，天色清朗，漆黑一片。遠在山脚下，村裏的燈火有如點點繁星，偶然還隱約傳來犬吠的聲音。我們高處峯頂，流星馳來時，不自覺的想低頭避開。

帶孩子去看英仙流星羣是最美妙的事。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們的兒子十八歲的約翰和五歲的比爾——在康乃狄格州我們家的後院，躺在毛毯上仰望流星雨。他們兩人中間放了一碗爆玉米花，我們在兩旁保護，提防有狼走來。孩子的問題來得像流星一樣快：「流星

是從哪裏來的？」「為什麼不會墜到地上？」過了幾分鐘，一顆又大又亮、桔紅色的流星竄過半邊天空，然後無聲地爆炸。「哇！」約翰說，「比電視遊戲還好！」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看見英仙流星羣的情形。那天晚上，我在爺爺的花園裏捉螢火蟲。我高聲叫爺爺出來看那些星星是怎麼回事。他站在玫瑰叢中，兩手插在後袋，抽着煙斗，瞧着天空。他告訴我，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曾在戰壕裏看到這樣的流星雨。「有些在都市長大的孩子還以為那是德國人的毒武器，」他說，想起來就覺得好笑，「可是我們這些鄉下人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事實上，我看到了反而有身在家鄉之感。我記得我在你的年齡時，你曾祖父許我晚點睡，好讓我看流星。」

過了許多年，我才知道英仙流星羣是幾千年前開始解體的一顆大彗星的殘渣，早在公元三十六年中國人就見到了這流星羣。

看英仙流星羣最好的日子是八月十一和十二這兩天的晚上。那時候地球掃過環繞太陽軌動的一個礫石

和冰塊雲團，亦即流星羣的最厚部分。今年夏天應該可以看得很清楚。流星最多的日子剛好是週末，所以不妨等到月落之後（大約是午夜至凌晨兩點，看地區而定），這時天空漆黑，有些地方每小時可以看到五十多顆流星。

觀看英仙流星羣的地點與時間一樣重要。要避開城市的燈光。例如在一座大城市八十公里的範圍內，天空會有一個朦朧的粉紅色光暈，使你看到的流星減少一半。在城市，一小時能看見十幾顆便已經很不錯了，即使在小城市，開幾公里的車到郊外去也會大有所獲。

我小時候家在賓州山區，晚上伸手不見五指。在這樣的黑暗中一二十分鐘，人眼的瞳孔會張得很大，可以看到四倍於平時的光。這樣，你就會看到三倍於平時的星和流星，連手電筒的光也有妨害——除非燈光是紅色的，紅色不影響夜晚的視力。我常常用暗紅色的玻璃紙把手電筒的燈頭包起來。

英仙流星會在天空任何方向出現，但是假如你向東北方看，向英仙星座流星的輻射點望去，你就可以多看到幾顆。所謂流星輻射點是一個點，似乎所有的流星都是從那裏來的。其實這只是一種錯覺，是透視

的問題。流星實在是沿平行的路線向地球奔來，但是就像車頭燈照着的雪花一樣，看來好像是從你面前的一點散出來。

我最初發現英仙流星羣的時候，曾用我在爺爺閣樓找到的盒式舊攝影機來拍照。今天，我用的是三十五毫米攝影機。其實，只要是有時間曝光的攝影機並用快性的膠片，都可以拍到。我拍攝的辦法是把光圈開到最大，將距離定在無限遠，將曝光時間定在五分鐘到三十分鐘。

這些照片可以非常精彩。由於地球的轉動，星光變成一條條平滑淡色的弧線，而流星在黑暗的天空中劃過，像是壁爐爆出的小煤塊。

我們還可以用手提收音機來「收聽」英仙流星。要是天空有雲，這是很好的退而求其次的辦法。將收音機調到一個平常剛好收不到的調頻電台——通常是八十一到一百五十公里以外的電台（想找出一個遠地電台的頻率，可以打電話到本地的電台，他們通常都會知道）。流星經過時，本來無聲的電台會突然有一兩秒鐘聽得很清楚。這是因為流星會拖着一條帶電荷的細長氣流，可以反射遠處的無線電波。

星流捕捉

去看流星最好帶一些可以躺在上面的東西——例如厚毛毯，要是能有一張躺椅則更好。

我小時候，對英仙流星的興趣之一，是希望有顆流星會掉落在鄰居的院子裏，它不但燙手，而且可以拿到實驗室去化驗。我總是忘不了阿拉巴馬州西拉科加市那位賀傑斯太太的新聞：一九五四年，有一天她正躺在沙發上休息，一塊隕石穿越她的屋頂掉進了房內。這塊隕石僅四公斤重，她只是臀部和手掌擦傷了（十七世紀義大利一位僧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他被隕石擊斃——也許是歷史上這樣光輝地結束生命唯一的一個人）。

事實上，英仙流星大多數很小，很脆弱，很難深入到地球表面八十公里以內的地方。普通的英仙石只有小指頭大小。它在天空中那麼光亮，只因為它的速度很高——大約每秒五十五公里，是步槍子彈速度的九十倍。空氣的摩擦使它汽化成一道閃光。

像擦傷賀傑斯太太那種較大的隕石，相信是細小的小行星闖進地球的軌道，有些隕石是神祕的黑石，稱為含碳球粒狀隕石，裏面有些有機分子，與人體的

有機分子極為相似。有些專家甚至揣測，許多億年前有一顆這種半有生命的隕石來到地球，掉進海裏，過了一段時期，產生了生命。

我觀看英仙流星的時候常常會想到這點。雖然我的祖父已經去世，他父親也已經去世，雖然有一天我會只活在我兩個兒子的記憶中，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在注視這些短暫的亮光的時候，分享了同一個秘密。也許，只是也許，我們所看見的，正是當初把我們送到地球來的東西。

Terry Dunkle

想當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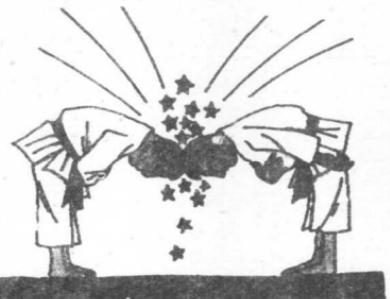
我 因為交通意外受了傷，被推進愛克斯射線室照片子，以確定是不是折了骨，隱約聽見小姪女問：

「姑姑是不是快死掉了？」

「胡說！」伯父斥道，「小孩子別亂講！」

小姪女理直氣壯地說：「要不然，為什麼把她送

到打了X的房間？」



世說新語

「不及格的」

不

是學生，而是教師。我深信有教無類這原則；直到現在我仍保存着一份試卷，是一個不及格學生的，」美國布朗大學校長華坦·格雷戈里安 (Vartan Gregorian)

說，「他在大考試卷上只寫了兩段，找整整寫了四頁評語指出他的錯處。他把試卷還給我時，附了一個便條：『好，我沒有溫習功課，那又怎樣？放輕鬆一點嘛！』」

然而格雷戈里安並不肯放鬆。「我全力以赴，」他說，「我以教書為先，其次才是教育機構的主管。我沒有助教幫我批閱試卷，那當然很花精神時間，但如此一來，教授便不能向我抱怨說：『你當然舒服，你是行政人員，不用教課。』我有教課的。」

「年輕人必須把目標定得高些，教師就是幫助他們提高眼界的人。我最喜歡聽到學生這樣說我：『他們對任何人都從不灰心。』」

—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你想知道一些關於去年我在韋里斯萊女子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的那篇演說的事嗎？我那次講的是家庭與事業之間如何選擇，反應非常熱烈。其實，那同一篇講辭我幾星期以前在賓州大學和聖路易大學都已講過，但沒有引起轟動，甚至新聞界也沒有報道。只因為韋里斯萊的學生提出爭議才引起報章的注意，一時之間我的想法也受到全球的重視。

「這又是借來的權力。」

— *Ladies' Home Journal!*

任高雄市長時，有一次去主持集體舉行的婚禮，因為交通阻塞，座車無法到達會場門口。他趕忙下車，跑去會場，隨從人員追上來向他說：「市長，請慢走。市長沒有到，婚禮不會開始的。」蘇市長喘着氣說：「不行，我自己的婚姻延誤了，不能讓別人的婚姻也延誤。」

— *吳建東*

美國

第一夫人巴拉·布殊如果聽到別人說她是全美國最有權勢的女人，準會這樣回答：「請不要這樣說。那是借來的權力，等到外子卸任總統，我們兩個便都得下台。政治現實就是這樣，我已有心理準備。」

ILLUSTRATION: DAN LAWLER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